

工农兵作品



张老泉

王振柱 著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717.9
Z1

內 容 說 明

這本書里的三篇故事，都是描寫新社會里人的道德品質的。

“小麥孕穗的時候”，寫一個姑娘愛社的故事。香蘭看見小麥孕穗了，听社里的人說沒錢追肥，就把娘賣豬的錢借給社里了；她娘開始堅決不同意。後來社里來了一個干部，給她介紹了東北一個集體農莊的幸福生活，同時從側面批判了個人主義的思想。香蘭娘才從思想上認識到只有把個人溶化在集體中，才能生活得更好，於是自願地把錢借給了社。

“張老泉”，描寫一個翻身農民張老泉，怎樣愛護公路和路旁的樹木，又怎樣冒着生命危險在雨夜里去保護一座獨木橋。

“急救”，描寫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醫生，在黑夜里，怎樣忍着飢餓，走過泥汙、水窪的道路去救活了一個孩子的生命。

張 老 泉

王根柱著 王里插畫

*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香鍋胡同73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61號

寶文堂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發行

*

8號1010 開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 1 字數 12,000

1956年9月第一版 1956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9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08·79

定價：（5）九分

目 錄

小麥孕穗的時候..... 2

張老泉..... 21

急救..... 28

小麥孕穗的時候

—

春天，微微的風兒溜過麥梢，刮起一道道的麥浪。新來的燕子像穿梭似地飛着，欣賞着這大地的春景。

村南，被兩邊麥棵兒鑲成的一條彎彎曲曲的大路上，來了兩個人。

“娘，你從前見過這麼好的麥嗎？”走在頭里的姑娘說。她叫香蘭，中等的個兒，上穿淺藍衫，下穿深藍褲，頭上扎着個紅花髮結，兩手推着輛土車走着。她看着路旁的小麥，回頭打量了一下娘，甜甜地笑着。

“哎，妮兒，往年我可沒見過，連听都沒聽說過。”香蘭娘一見她這獨生女兒的笑臉，心里就像開了花似地樂，說：“你爺是個‘莊稼神’，可從

來沒見他哪一年種過這麼好的麥子。這功勞可得歸農業社和志亮呀！去年冬天，咱社選志亮當技術員時，我心里還不贊成呢！心想哪見過二十來歲的小伙子能種好庄稼。誰知年輕人心勁大，到底種出了這樣的好麥子來，志亮真有本事。”香蘭沒有注意听娘的話，只顧望着遠方，說：“呀！娘！你看多麼大的一片麥海！今年准能比去年多分糧食！”香蘭高興地叫了起來。娘听着也笑了，她說：“還不虧你入了這個‘社’，像以前咱娘倆累死累活，還不是落個‘打場飽’。”

“你入了這個社，就沒有你的份不是？”香蘭學着她娘的聲調說。說完，母女倆都嘻嘻地笑了。

母女二人目不轉睛地看着麥田；筆直的麥杆像烟袋杆一樣粗，一棵挨一棵，看樣子你鋪張席子睡在上面也不會倒下哩！又寬又長的大麥葉，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地發出油亮油亮的光來。香蘭受不住麥兒的招引，放下車子，蹲到麥棵旁邊去啦。

“娘，你看麥肚兒圓鼓鼓的，穗兒可出得不少呀！”



香蘭娘也偎到閨女旁邊，伸手抓住一把麥子，仔細地看了看，說：“可不是嗎！有拇指肚一樣大啦，穗少不了。妮！你看這麥葉長得很好，就是尖端有些黃啦，這怕不好，听你爺爺說：‘小麥孕了穗，吃要吃得多，要是不喂飽它，就出不了好穗’。這可是實話，他年年都是在這時追一次糞哩。”香蘭听了娘的話，像是大夢初醒一樣，說：“娘！對！去年訂麥田管理計劃時，志亮哥說孕穗時要追肥；誰知到這時還沒提這事，說不定他們忘了，再晚了可要影响收成哩，我得赶快回

去給他們商量商量。”香蘭好像覺得晚了一分一秒鐘就會少收很多糧食似的，急着說：“娘，你推着車子慢慢走吧！”說着就飛快地朝社里跑。香蘭娘知道閨女一辦社里的事，就忘掉自己的一切了，她趕忙喊道：“妮，妮，你去說了快回來，咱的廚房明天就要動工啦，吃罷飯，你還得去買檩子呢！”她喘了口氣，又高聲喊道：“香妮，你腰里那四十萬元錢^①別掉啦，咱蓋好屋子，還得買布，全指望着那點錢呢！”

“娘，听着啦！”香蘭答應了一聲，就走遠啦。香蘭娘推起車子，自言自語：“哎，盼了几年的廚屋沒蓋成，現在总算盼到啦……”她微微笑着朝家走去。

二

香蘭走進社務委員會的辦公室，看見志亮和耕作隊長陳大孀在談話。他倆見香蘭進來，忙讓她坐下。

① 指旧幣，下同。

“看你跑得汗流滿面的，有什麼緊急事呀？”

陈大孀望着香蘭的臉笑了笑說。

香蘭擦了一把汗，開門見山地說：“剛才我和娘到集上賣豬回來，見麥葉尖端都發黃啦，這正是需要追肥的時候，社裡為什麼還沒有準備呢？遲了，就會影響收成啦！”

香蘭一說，志亮和陈大孀都格格地笑起來，陈大孀說：“咱們正討論這事哩，看多巧，咱都想到一塊去啦。”志亮也接着說：“現在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，一來咱社資金少，春耕買了農具已經剩不多了，到信貸社貸款吧，信貸社還得照顧咱鄉的困難戶哩！到銀行貸款吧，國家建設正需要資金，咱不能幫一把，怎能去拉一把呀！咱社里又缺糞……”

香蘭听志亮說得沒路啦，着急地插嘴說：“那咱不上糞也不行，生產計劃完不成，也要影響建設呀！”

志亮接着說：“是的！我和陈大孀正商量着這事，咱社員誰家都有積蓄的錢，他們留着也沒有什麼急用，咱發動社員把積蓄的錢入社，也像

存入銀行一樣給利息，麥收后就還。不知這樣行得通行不通？”

香蘭听罢，欢喜地說：“哎，这方法太好啦！光我家不急用的錢就有四十萬元。”她說着从兜里把錢掏出來遞給志亮。这时她已忘掉她娘說的話了，心里只想早一天能把糞送到麥地里。

“你回家和大娘商量一下吧！你能作主？”志亮說。



“嘻，还是娘叫我送来的呢！”香兰知道娘是不同意把钱入社的，但为了叫志亮收下，她决定把志亮瞒过，回家后再说服娘。

“你家要盖厨房，能不用钱吗？”陈大孀打量着香兰的脸说。

香兰一听这话，心里噗通噗通直跳，她恐怕他们知道底细，不收她的钱，所以还是装得很平静地说：“我娘说啦，到麦收后再盖呢！”说完，匆匆地跑了。

“香兰！今晚上开宣传员会，别误了呵！”陈大孀在她身后喊。

“好吧！”

三

香兰在路上一边走着，一边想着，像有一块石头压住了心似的。怎样对娘说呢？娘的思想能不能打通呢？

一进屋，香兰娘带着慈祥和责备的口气说：“唉！你又到这时候才回来，快吃饭吧，明天咱的厨房就要动工啦，你还不赶紧收拾东西去。”

香蘭沒有吱聲，露出悶悶不樂的神情，停了好大一會才說：“娘，社里缺少資金，買不成肥料，小麥可要減產啦！你看怎麼辦？”

香蘭娘笑了笑說：“咱給他操這心干嗎？‘社’就好比是東家，咱是個戶，做一天活，拿一天工錢，為什麼多管這些閑事！”

香蘭本想慢慢地給娘解釋，听娘把“社”比成地主，可把她氣壞了，她望了娘一眼，氣憤憤地說：“你把咱社比成地主就不對，你說說地主給咱受了多少苦？在從前，咱打多少糧食地主就要多少糧食；咱勞累一年，還不是落個打場空。你想想現在社是怎樣對咱的；社里的東西還不是咱大家的，社就是咱的家！社里增產了，咱就多分糧食；社里減產了，咱就得少分糧食，只有把社的生產搞好，咱才能富裕。娘你想想對不對？”香蘭一口氣說了這麼多，見娘沒哼聲，接着又溫和地說：“娘，那天你也在場，咱們不是向毛主席寫了信，保證要完成增產計劃嗎？要是減產了，咱怎樣向毛主席說呀！再說，要是全國都像這樣完不成計劃，那咱到哪年哪月才能到社

会主义社会呢！”香蘭說了一大串道理，說得她娘理盡詞窮，但她娘为了不在閨女面前示弱，說：“就数你这个妮子懂得多，会給你娘打官腔！”

香蘭本來就想把娘說得服服貼貼的，好給她商量錢的事，这时又听娘說出不在理的話，就嘿嘿地笑起來了。香蘭娘見閨女沒給她頂嘴，借这机会提出了办法：“人家还不知道向銀行、信貸社去借？要你多管閑事！”

香蘭知道娘心里已經認了錯，趕緊又把为什么向銀行、信貸社貸款的道理說了一遍。这时香蘭娘覺着閨女懂得多，心里怪乐意地說：“事到不假，要是誰都去借貸那怎么能行？咱們的生活确实过得不錯啦！”沉默了一会，又說：“但是追肥的事怎么办呢？”

香蘭見娘的态度有了改变，急忙說：“現在社里研究出了个办法是这样的：咱社員誰家有不急用的錢，都集合到社里來，麥收后就还，还有利息，这样問題就能解决了。”娘听了也沒哼声，香蘭又接着說：“娘，往社里入錢好处可大啦，一來省了銀行的錢，把那些錢用來建設工厂，

能早日造出拖拉机供咱使用；二来咱把钱入到社里还有利息，比在家放着强多啦；再说地里多收了粮食，咱就能多分粮食；咱的余粮多了，多卖给国家，可以使国家建设得更快……娘！你看这说来说去对咱有利对国家有利，这可不是一举两得吗！”说完望着她娘笑了起来。

香兰娘听闺女说得头头是道，也说：“这办法也好，就说隔壁你二爷家吧！就有百十万元钱放在家里，不入社叫它在家生崽？”接着，他又带着打听的口气说：“妮，咱家没有余钱，可以不入吧？”

香兰知道娘问这话的用意，忙着说：“那是不用说啦，可是那不急用的钱最好也入社，娘，你是知道的，现在这小麥追糞是多么紧要的大事呀！”

沉默了一会，香兰问娘：“娘，咱准备入多少？”

“那咱盖好屋子，再买点布做衣裳，余下的钱都入社！”香兰娘想了一想，又说：“妮，这社可是个大坑呀！光凭咱这一点半星的也填不起来，

你知道咱家剩个錢不容易，入到社里总沒在手边方便呀！”

这时香蘭心里非常煩惱，看样子娘是說不通了，自己的本事也都拿出來啦，怎么办呢？心里一急，饒也嚥不下去啦。香蘭娘看見閨女很不安宁的神情，催促地說：“妮，快吃飯吧，还得去買糧子哩！”說着她走到香蘭的跟前：“妮，那錢給我留下來兩萬元！”她还以为錢在香蘭兜里呢！

这一來，可难住了香蘭；最初她以为只要把道理一說明白，娘就会通的，哪知又來了這一場，这时她急得沒有办法了，說：“娘，剛才咱說的道理你都想通了吧？”

“嗨，一說誰还不通！”

“那……那我已經把錢都入社啦！”香蘭有些害怕地說。

“已經入社啦？”香蘭娘吃驚地說。她心里像起了火一样难受，她只想能把厨屋盖起來，做什么也都寬綽些，現在她好像看見香蘭把厨屋拆坏了似的，她的一切希望也好像被香蘭毀坏了，她气得真想狠狠地打香蘭几下，但沒有动手，

“妮，你沒把你娘放到眼里呀！那個‘社’就是你的命，告訴你我不死，你不能當家，豬是我冷一瓢熱一口喂的，賣豬掙來的錢不能叫你糟踏了……”香蘭娘見女兒低著頭不哼聲，以為女兒承認了自己的錯誤，說：“妮，你說你把錢給誰了？我去向他要回來，你說吧，我去！”

香蘭一听娘要去把錢要回來，不由心里像刀刺一樣，眼淚像斷綫的珠兒，她想：“我真該死，為什麼不先給娘說一聲再交錢呢，唉！要是娘真把錢要回來，這是多么丟人的丑事呀！今後我怎麼出門呀……”想到這裡，她萬分惱恨，恨自己的魯莽，恨娘的落后。她看見娘披上衣裳，就朝門外走，香蘭趕忙追過去，拉着娘的衣服說：“娘，娘……你別去啦！……”

香蘭娘疼愛閨女，看見閨女傷心地哭着追來，也有些不忍心，但又舍不得那四十萬元錢，這錢是她早起晚睡喂豬掙來的呀！她多么恨閨女把錢都交給社里去了。她扭過頭來說：“妮，咱宁可退社，也得把錢要回來！”她也落了淚。

“香蘭娘在家嗎？”有一個人^①在門外問。香蘭



娘一听就知道是陈大孀，赶忙擦干眼泪，极力装出愉快的样子说：“陈大孀，你来啦！”

香兰怕陈大孀看见，急忙躲到里间屋去了。

陈大孀满脸笑容，亲亲热热地跟香兰

娘谈起来了。香兰娘知道陈大孀家也要盖三间堂屋，也想趁机打听一下她家入社多少钱，就问：“陈大孀，你家盖房子动工了吧？”

陈大孀笑着说：“麦收头里不盖啦！”

“为什么不盖呢？墙不是已经垛起了吗？”

“嘻嘻，我正为这事来给你报喜哩！”

这一句话把香兰娘说糊涂了，不知陈大孀

說話的意思，只瞪着眼看陈大孀。陈大孀緊接着說：“現在麥地里追糞要緊呀！剛才你不是叫香蘭送到社里四十萬元錢嗎！聽說你連廚屋也不蓋啦，你真愛社，黑板報上已經在表揚你啦，大家都說要向你學習呢！香蘭二爺家把一百多萬元都入到社里啦，還有二虎家，新節家……”她說着拍了一下香蘭娘的背，又大笑了，說：“我也叫你這個老模範帶動啦，我到家和你兄弟一商量，我那三間堂屋也不蓋啦，省下九十萬元入社。嘻嘻，看你這老嫂子給社里辦了多大的好事呀！大家都說麥收後選你去北京見毛主席哩！”

陈大孀說着笑着，香蘭娘也不知說什麼好了；要錢吧，名聲已經傳出去啦，沒法張嘴啦，可是她心里又舍不得把錢入社，停了好半天，才含含糊糊地說：“社是咱的，咱能不一心為社，咱能為社盡多大力就盡多大力，誰還能自私……”她还想說什麼，又似乎張不開口。

這時香蘭在里屋听着陈大孀和娘的話，不禁好笑。

香蘭娘想了一会，遲疑地說：“就是我